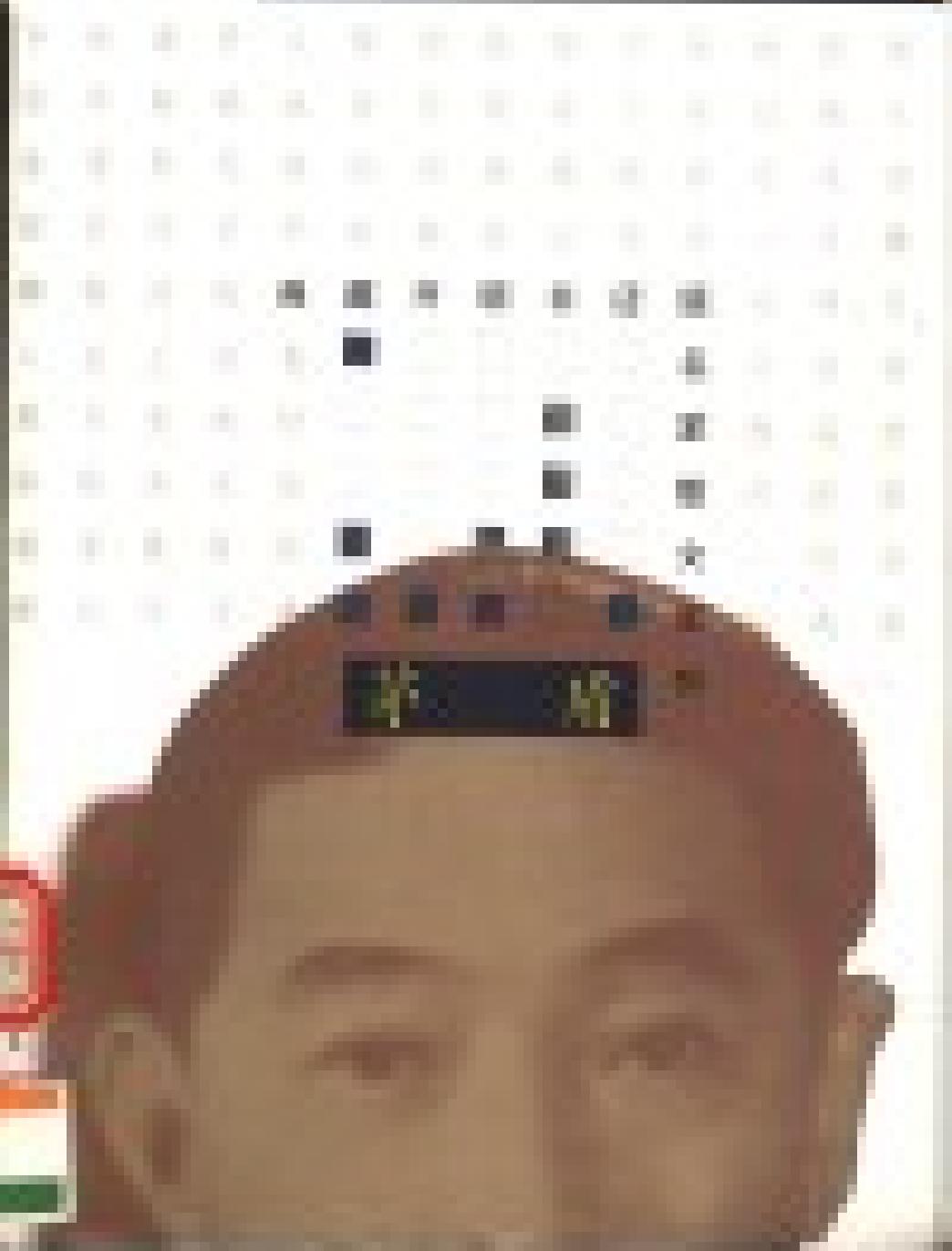


速写与隨筆

茅 盾





速写与随笔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冈 宁

封面设计：吴 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速写与随笔 /茅盾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11
(典藏开明书店版名家散文系列)

ISBN 7-5006-2076-4

I. 速... II. 茅...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9082 号

出版发行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印刷者：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 印刷

787×1092 1/16 16.5 印张 2 插页

1995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价 42.00 元

写 在 前 面

中国出版史上这样记载着：

开明书店——成立于 1926 年。

青年出版社——成立于 1950 年。

中国青年出版社——于 1953 年由开明书店和

青年出版社合并而成立。

开明——中青，从此便有了血脉关系。

七十年的“开明”历史，四十五年的“中青”

历程，数代人辛勤劳作，培育出的是一座斑

斓绚丽的昆仑园圃。我们采撷其中最美的

一束花朵，敬献给深深关爱着我们的广大

读者和作者。

愿这一页历史，在今天能有一个更新的

开头。

于：开明书店七十周年

中国青年出版社四十五周年 纪念日

前记

昔年在日本西京，曾因“卖豆腐的哨子”，“红叶”，“樱花”等等，而写了几篇随笔。当时国内文坛尚无所谓“小品文”，而“性灵”“个人笔调”之说，亦未有人大声疾呼。我是向来不大懂得“性灵”这个微妙的东西，而且素来喜欢发点议论，所以“卖豆腐的哨子”等篇虽然是偶书所见，仍旧充溢着“俗”的议论。

后来有二年多，我没有什么随笔之类写出来。不写，因为有别的事情分去了我的工夫。

“一二八”以后，我常在《自由谈》上投稿。《自由谈》所需，正是五六百字的短文；然而《自由谈》到底是“软性读物”，不宜于说教式的短文。于是我所写的，便不得不又是像随笔又像杂感——乃至有时简直竟像评论。

同时《东方杂志》复刊后也因“文艺栏”地盘太窄之故，需要随笔一类的短文。我开始投的一篇，就是题为《我们这文坛》的，实在完完全全是议论。不过一个作家有时既不能不像一个厂家似的接受外边的“定货”，那他也就不能不照着“定单”去制造，这结果便是《冥屋》、《秋之公园》、《公墓》等等。到一九三三年的七月，不知不觉已经积有四十多篇了；有一家书店要我给一本稿子，我就拿这些来充数，胡乱题了个《茅盾散文集》的名字。

在这《散文集》的自序中，我有这样一段话：

“从来有‘小题大做’之一说。现在我们也常常看见近乎‘小题大做’的文章。不过我以为随笔之类光景是倒

过来‘大题小做’的。

“在这时代，‘大题目’多得很。也有些人常在那里‘大题小做’，把天大的事说得稀松平常，叫大家放下一百廿四个心静静地去‘等候五十年’。我的所谓‘大题小做’不是这么一种做法。

“我的意思是：大题不许大做，就只好小做做了。“而这‘做’字就很难。太尖锐，当然通不过；太含浑，就未免无聊；太严肃，就要流于呆板；而太幽默呢，又恐怕读者以为当真是一桩笑话。

“所以就我自己的经验而论，则随笔产生的过程是第一得题难，第二做得恰好难。虽然因为被‘逼’着也写了这么几十篇，而每次都是一身大汗，其不足观，自不待言。

“不过特殊的时代常常会产生特殊的文体。而且并不是大家都像我那样不济事的，真真出色的‘大题小做’的随笔近来已经产生了不少。细心的读者自然会咀嚼，不必我

在这里多说。”

上面这一段我的话，是一九三三年七月写的；其时“小品年”尚无影踪；“性灵”之说，市面上亦未见样品；我把随笔解释为“大题小做”的文章，初非为了论争，亦不过沿袭我往常之所信罢了。

等到既有了“小品年”，而且有了“性灵”，有了“个人笔调”之说，我还是因为“需要”而大胆写着随笔。其间我也曾尝试找找“性灵”这微妙的东西，不幸“性灵”始终不肯和我打交道；但我却也以为“个人笔调”是有的，而且大概不能不有的，只是此所谓“个人笔调”倒和“性灵”无关，而为各个的环境教养所形成，所产生；我的随笔写来写去总不脱“俗”的议论的腔调，恐怕就是一例罢！

到了一九三四年十月，我所写的随笔居然又可以集成一册了；于是就以《话匣子》这名儿在《良友文学丛书》内占居了一册。

其实在《散文集》和《话匣子》里大部分的东西，虽然我称之为随笔，实非通常所谓随笔而是评论体的杂感，本年（一九三五）上半年，——或者竟是一九三四下半年，文坛上发生了“杂文问题”的时候，有好几位先生指出“杂文之产生与发展，是因为有特殊的社会需要”，这使我想起了我在《散文集》自序所说的“特殊的时代常常会产生特殊的文体”这句话，而且颇自喜没有说错。但是在《散文集》自序写下以后，我一天一天的自觉得“不济事”，我觉得我写的杂感太像硬梆梆的短评了。

从《太白》发刊以后，我就打算——借郁达夫先生的一句话：“利用他的所长而遗弃他的所短”（见《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序）。我打算写写通常所谓随笔，以及那时很风行的速写。一年以来，不知不觉也写了不少；在《太白》和《申报月刊》上发表。

可是虽在“利用”我的“所长”，成绩还是不好。

现在因为开明书店拟刊印一种“文学丛书”，要我也凑一本。我把一九二八年到现在所写的随笔和杂感，再读一遍，从《散文集》里选了十来篇，又从《话匣子》里选了八九篇，再加上去年到现在的已经陆续发表过的，也有十多篇，略依年月先后，分为三部，取了个《速写与随笔》的书名。
这算是我所写的随笔（照这词的通常的意义）的选集——或第一次的整理。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日茅盾记

陆

第一 部

卖豆腐的哨子	叁
雾	陆
虹	玖
红叶	拾貳
速写一	拾陆
速写二	拾玖
樱花	貳拾貳
邻一	貳拾陆
邻二	叁拾
风化	叁拾叁
自杀	叁拾捌
冥屋	肆拾壹
秋的公园	肆拾伍
在公园里	肆拾玖

公墓 伍拾叁

健美 伍拾陆

黄昏 陆拾壹

沙滩上的脚迹 陆拾叁

天窗 陆拾捌

第二部

我的学化学的朋友 柒拾叁

“现代化”的话 捌拾壹

香市 玖拾壹

乡村杂景 玖拾伍

陌生人 壹佰零貳

谈迷信之类 壹佰零捌

冬天 壹佰壹拾肆

上海大年夜 壹佰壹拾玖

也算是“现代史”罢 壹佰叁拾叁

老乡绅 壹佰叁拾柒

第三部

雷雨前 壹佰肆拾叁

大旱 壹佰肆拾柒

戽水 壹佰伍拾陆

人造丝 壹佰陆拾柒

桑树 壹佰柒拾伍

谈月亮 壹佰捌拾肆

疯子 壹佰玖拾肆

再谈“疯子” 贰佰零陆

旧帐簿 贰佰壹拾伍

狂欢的解剖 贰佰贰拾貳

上海 贰佰叁拾

第一 部

卖豆腐的哨子

早上醒来的时候，听得卖豆腐的哨子在窗外呜呜地吹。

□

每次这哨子声引起了我不少的怅惘。

□

并不是它那低叹暗泣似的声调在诱发我的漂泊者的乡愁；

□

不是呢，像我这样的 outcast，没有了故乡，也没有了祖国，所

□

谓“乡愁”之类的优雅的情绪，轻易不会兜上我的心头。

□

也不是它那类乎军笳然而已颇小规模的悲壮的颤音，使我

□

联想到另一方面的烟云似的过去；也不是呢，过去的，只留下

□

淡淡的一道痕，早已为现实的严肃和未来的闪光所掩煞所销毁。

叁